

婚姻家庭

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,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?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,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。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,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,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,更是一台“金钱粉碎机”。她焦虑、烦躁、易怒,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。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,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……

汪露露决定治治这个不长记性的男人

第二天一觉睡到中午,吕森从单位赶回来做饭,顺便还要了一道菜“一锅出”。

汪露露看着眼前的菜立刻笑了起来,真有才啊。菜里果然有“玉米、茄子、土豆、芸豆、锅贴”。

吕森见汪露露迟迟不动筷子,急忙问道:“又不舒服了?怎么还不吃呢?要凉了。”只听汪露露回答:“我在等茴香豆和血肠。”

唉,对吕森来说,恢复了食欲的汪露露,比有反应的时候更难对付。

年终岁尾,吕森越发忙碌起来。作为技术部负责人,不但要做好当年的工作总结,还要计划明年的工作任务,除此之外更要应付来自不同方面的客户。每当有人邀请吃晚饭或者有餐会的时候,吕森就会不由自主地打怵。一来汪露露的身子越来越沉,二来是随着肚子的增长,这个女人的脾气也逐渐见长,只要晚上有应酬,汪露露的电话肯定一个接着一个打过来,而且发短信的速度比在QQ上聊天还快。

男人嘛,都要面子。于是吕森不得不在饭桌上厚着脸皮向大家解释,老婆怀孕了。虽然大家表示理解,可吕森仍然觉得难为情。

吕森不在家吃饭的日子,汪露露可以从单位食堂随便买点几饭菜打包回家吃。望着窗外明亮的灯光,寂寞之情涌上心头。汪露露看了看时间,21点整。打电话过去骚扰:“老公,还喝呢?”

吕森和客户聊得正欢,推杯换盏之际早已忘记了时间。经汪露露这么一提醒,酒立刻醒了一半,他清楚地知道回家肯定还要受一阵子折磨,于是立即告辞匆忙打车往回赶。一路上不停地电话联系:“宝贝,还有10分钟,我马上到家,困了就先睡,别等我。”

汪露露早已听出吕森的舌头在嘴里甩来甩去不听使唤,决定再想一狠招儿治治这个不长记性的男人,于是关了灯趴在阳台上向楼下偷看。当看到吕森风尘仆仆往家赶的身影出现在园区大门时,她马上疾步走向沙发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等待对方开门进来。

吕森悄悄打开房门,室内异常安静,以为汪露露生气睡觉了。灯都没开便蹑手蹑脚地走到卧室脱掉衣服往床上爬,谁知被窝里没人,吓得他立刻四处寻找。正当担心得要命的时候,突然发现汪露露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,于是轻轻地推了推对方:“宝贝,孩子他娘。起来回屋睡啦。怎么连个被子都不盖,万一冻感冒了怎么办?你在这身价,可不是一般的金贵啊。我这个兽医真是不敢下手治呢。来,乖乖,起来嘛。”汪露露没反应,不动。

吕森又推了推,不动;再推,仍然不动。他挠挠头疑惑了,难道出什么问题了?不会像上次在医院那样又昏了吧?他又轻轻地把手指放在汪露露的鼻子下面试试是否有鼻息。汪露露早有准备,立刻屏住呼吸。吕森吓得不敢,他又开始翻汪露露的眼皮。汪露露马上配合地翻起了白眼儿。吕森真慌了,“露露,露露,你怎么了?千万别吓我!露露,你可别有什么事情啊。坚持住。”

要说汪露露真狠,都这种情况了,她居然还能沉得住气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。吕森不行了,他连滚带爬地往房间里冲,穿上衣服就开始抱汪露露。可抱了半天都抱不动,难怪,现在是两个人了,肯定会好重嘛。

汪露露等了一阵子听到房间内有沉重的喘息声,还有按电话的“滴滴”声。她眯着眼睛一瞧,天哪,要打120了。于是终于忍不住,笑出了声。

吕森怒了,他扔下手中的电话直指汪露露叫道:“你敢装死!”汪露露则坐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,泪水横流。吕森气得将衣服脱下抛到老远。这个时候他拿汪露露一点办法都没有,打不得,骂不得,只能继续纵容她任性下去。“等你生完孩子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吕森咬牙切齿暗暗发誓。

汪露露捂着笑疼了的肚子见吕森真生气了,便将肚子贴在吕森背部逗弄他:“老公,老公,宝宝想你了,快和宝宝说话。”就算再生气也不能和肚子里的孩子生气,吕森转过身轻轻地抱着汪露露:“说什么?说他是个淘气的妈,还是说他妈把他爸吓坏了?”“你是喜欢女宝宝还是男宝宝啊?我觉得肚子里这个肯定是女宝宝。”汪露露掀起衣服,露出凸起的肚皮给吕森看。“那要是男宝宝呢?”吕森摸了摸圆滚滚的肚皮问:“男宝宝?男宝宝我没想过。”汪露露知道所有的男人都希望老婆生的是男孩,即便嘴上不说,但心里肯定也是这么想的。“如果是女孩,你就再给我生一个。”吕森没好气地随口说上一句,刚刚汪露露的骗人之举着实气到他了,他要报复,狠狠地报复。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

汪露露生气地坐在沙发上不动了。

官场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侯卫东对仕途进步灰心了

赵永胜铁青着脸,扭头看着侯卫东,毫不留情地斥责道:“侯卫东,年轻人要老老实实工作。你知道我到沙州去做什么,却阳奉阴违,成天想着钻营,见缝就钻的人最终没有好下场。”赵永胜批评侯卫东,实际上是敲山震虎,道:“蒋书记,明天下文,免去侯卫东工作组副组长的职务。现在大学生,太不像话了,没有规矩,不讲道德。”

侯卫东到底是年轻人,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抬起头,一字一句地道:“我是什么样的人,群众自有公论。你作为党的书记,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,滥用职权,很威风吗?”赵永胜被侯卫东的几句话气昏了头,对秦飞跃道:“青林镇党委、行政是一个整体,重大决定必须征得党委同意。涉及全镇的大事,政府不能擅自决定,必须要经过党委会研究。”

秦飞跃心中一片雪亮,赵永胜发这么大的火,昨天的事只是一个诱因。最实质的问题还是在乡镇企业和基金会上,赵永胜要趁机加强他党委书记的权力,重新掌握对乡镇企业的决策权。

他轻飘飘地道:“赵书记,今天在党政联席会上,我们有事论事,你把一个年轻人扯进来做什么,太没有党委书记的风度。这件事情你若真的认为我做得不对,我可以写检查。不过,检查内容写什么,我搞不清楚,请赵书记帮我参考。”他一字一顿地道:“我,秦飞跃,青林镇政府的镇长,没有征得党委书记赵永胜同意,擅自向马县长汇报工作,严重违反了组织原则。是否需要我将这封检查书送到县政府办公室,请马县长过目。”见两位领导都失了风度,粟明实在看不下去了,道:“我建议改时间再开会,大家都要冷静。”

经历了这个风波,侯卫东对仕途进步灰心了。以前他大部分时间都扑在公路上,如今,公路毛坯完成了大半,他只花一半的时间在公路上,另一半的时间花在了新开的石场上。

开办石场需要的手续颇多,侯卫东最终说服了曾宪刚,在开业之前就开始办主要手续。

秦飞跃在担任镇长前曾是乡企局副局长,他看了刘光芬的身份证以及有她签字的材料,就知道这是侯卫东打的擦边球。他已把侯卫东看成自己人,这次因为他受了委屈,便给县里相关部门去了电话,请求他们帮忙。

有了秦飞跃的帮助,侯卫东石场的主要手续办得极顺利,费用基本上减半。只是春节之前,派出所为了安全,冻结了雷管炸药,因此石场只能在节后才能开业。

放假以后,侯卫东带着深深的失落回到了吴海县。他掩藏了真实情况,在父母面前强颜欢笑。

初八,益杨县正式上班。过了大年,益杨县的交通建设年就正式启动。县政府最终明确了1994年的两个重点项目,一是沙益公路益州段,二是益吴公路益州段。这两条路预算达到了两个亿,益杨县没有这个财力。祝焱书记思路开阔,引进了沙州高速路建设投资公司,由建投公司对这两条路进行部分投资。建设完成以后,建投公司将享受15年的收费权。

至于上青林公路,祝焱还是采用了马有财的意见:“由于资金限制,暂时不硬化道路。交通局负责在毛坯路上铺设泥结石路面,所需劳力由上青林政府免费提供。”这个结果,给秦飞跃增添了脸面。

对于侯卫东来说,由交通局来铺路面反而是一件好事。三个村按照协议要

重温历史

34年前,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,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,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。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,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;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,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。最终地震发生,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,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……

文燕和何刚先后在地震中遇难

素云睁开眼,眼泪不停地流,嘴唇动,没出声。黑子也挂了泪,低头看素云。素云似在说话,极细微,听不清,俯下身细听,素云在说:“小冰……妈妈对不起你……妈妈爱你……”没说完,头一歪,歪在黑子怀里,嘴角的血还在流,泪也在流。

黑子把素云抱到外面

黑子把素云抱到外面,跪下:“都是我害了你,都是我呀,素云,如果我有明天,一定做一个好人。小冰,你妈妈……她……她死了……”小冰牵着男青年的手,愣愣地站在废墟中,大哭:“妈妈,你不要丢下我呀,妈妈,我听话……”边哭边爬,爬到素云身上搂住素云,脸贴在素云脸上哭。黑子抱起小冰,小冰抓住素云的衣服不放,仍哭喊着要妈妈。

周海光回到指挥部就投入工作,连和向国华坐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,好不容易向国华有了空,和他谈一会儿话,和他走到路边,谈的仍是工作。“防疫工作一定要抓紧,还有孤儿收养的工作进展怎么样?”向国华问。“全市孤儿估计有五六千,目前主要以家庭和街道为单位组织收养。”周海光说。“海光,这些孩子要尽快送走,这里的条件太差,万一瘟疫发生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向国华说。“我已经给指挥中心和国务院写了报告。”海光说。“这些孩子是唐山的心头肉啊,走到

医院看看去。”向国华说着便走,周海光跟着他。刚走两步,余震就来了。简易的医疗棚架倒塌,文燕还在里面,急得护士丰兰发疯似的大叫:“快来人呀……快来救文燕……文燕出事了……”

这一喊,整个医院都震动了,医生护士们没命地往废墟上跑。向国华和周海光也跑到废墟上。人们迅速把洞口扒开,陈医生第一个钻进去,洞小,容不下更多的人,向国华和周海光只得守在洞口等。

天上浓云聚集,浓云的背后,有隐隐的雷声。陈医生抱着文燕走出来,人们围过来,叫着文燕,文燕不应。于医生摸摸文燕的脉搏,摇摇头。几个护士当场轮流为她做人工呼吸,无效。打了强心针,无效。

周海光愣了,似乎还未醒悟眼前发生着什么,只是看天,看天上的乌云堆积,乌云的背后,闪电发狠地把乌云撕裂。有人捅一捅他,他才低下头,由向国华的怀里接过文燕,抱着,走进帐篷里,护士们为文燕洗去脸上的灰尘,向国华蹲在文燕身边,为她掸军装上的灰土,拉着她的手:“文燕,你是一个好孩子,更是一名好军人,爸爸有你这样的女儿非常骄傲。”

几个战士无声地走来,抬起文燕,向汽车上抬,这时,周海光才醒,才知道眼前发生着什么,他喊:“文燕……文燕……”向文燕扑去,战士们把他拽住,他甩开战士,扑到文燕面前,抱住文燕,大哭:“燕……我的燕子啊……你醒一醒啊……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下啊……我的文燕啊……”战士们再把他拽开,抬文燕上汽车,汽车开动,海光甩开战士们,拼命地追,挥泪如雨。

何刚和文秀几乎耗尽所有的精力在支撑着,被困在密闭的废墟中,空气不够两个人用了。何刚最后吻了一次昏睡的文秀,然后,拿起一根钢筋,用尽力气,截



免费出劳力帮助铺路,至于片石和碎石等材料,则须由交通局按市价购买。

对于刚刚开业的芬刚石场,这是一个大利好。

芬刚石场,“芬”来自刘光芬,“刚”来自曾宪刚,合起来就是芬刚石场。侯卫东和曾宪刚自然极为高兴。不过,高兴中也带着忧愁。侯卫东和曾宪刚先期各投入了两万元,买设备、炸药、拉电、付青苗费及土地费、管理费,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在石场上班的附近村民也小心翼翼地提出预付工资。

俗话说,一分钱憋死英雄汉,更何况是两万元。侯卫东把自己认识的人全部过了一遍。他认识的人极其有限,无人能帮他解决这部分资金。突然,他想到了远在广州的蒋大力。有了救星蒋大力,他看到了希望。侯卫东没有在下青林久待,回了上青林,他没有耽误,直奔院子角落的邮政代办点。

蒋大力的电话无人接听。侯卫东隔几分钟打一个,连打5个,仍然无人接听。此时已接近7点,按正常时间,小佳已经离开了办公室,找不到蒋大力,侯卫东顺手给小佳打了过去,谁知小佳仍在办公室。和小佳聊了几句,看着计时器到了2分50秒,侯卫东连忙说了几句亲热的话,就挂断了电话。刚好是2分56秒,只算3分钟的钱,若过了一秒就要算4分钟了,如今手头拮据,侯卫东开始从点滴节约。



进自己的肚子。

何刚不会知道,就在他死去的第二天,解放军战士找到了掩埋他们的废墟,救出了文秀。战士们分开何刚和文秀,给文秀输液,再搬开何刚身上的水泥板,他的身子几乎被拦腰砸成两截。

在废墟下整整坚持了七天的文秀,显得很安静,她从周围人的表情中已经明白,何刚永远离开她了。她走到何刚身边,蹲下,仔细看何刚的脸,脸上有一丝毛巾留下的线头,她轻轻摘去。向国华和何大妈在一边站着,静静地看,无语亦不动。

文秀抬起头,看何刚似熟睡的面容。低头,把唇送上,吻额头,眼睛,唇,直至脖颈。然后抬头,露出一丝微笑,看着何刚:“我陪你一起走,我们坐火车看海去……”

她突然拔掉身上的输液针管,趴在何刚的身上紧紧抱住,脸贴在一起,就如在废墟中。“爸,妈,就把我们埋在一起吧。”她抬头对向国华和何大妈说。几个战士走过去,硬把文秀和何刚分开,文秀抱住何刚不放,终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:“不要把我们分开。我要和何刚在一起。我要和何刚在一起。”何大妈看着,一下坐到地上,仰天长叫:“我那苦命的儿啊……”文秀紧攥着半截车票,眼一黑,昏死过去。

地震后,唐山大街上到处都是流浪的孤儿。向国华看着流离失所的孩子,劳累多日的他终于一口鲜血狂喷出来,栽倒在地上。等他醒过来,已经在救护车上了。向国华拉着守着他的周海光,说:“海光,求你一件事好吗?”“向市长,你说吧,什么我都答应。”周海光说。“以后,你要好好照顾文秀。”向国华说完,周海光的眼泪便流下来:“您放心,我会的。”